

《积翠轩诗集》版本、内容及作者考论

陈圣争

内容摘要:《积翠轩诗集》为康、雍年间武将高述明遗稿,乾隆三年由其子高晋整理成册,未分卷,应初刻于乾隆四年。乾隆三十二年,袁枚曾为之作注,分为上下两卷,后将之重刻。据各类书目记载,目前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皆为两卷本(或两册),且作“乾隆三年刻本”,这实际上是将袁枚注本误作初刻本。诗集中有不少边塞纪事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康熙末期的西藏史事对照而观,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作者高述明为乾隆重臣高斌之兄、高晋之父,生平事迹却多晦而不彰,据其诗集及相关材料亦可考证其生平,以期补史之阙。

关键词:《积翠轩诗集》 高述明 版本 诗史互证 生平事迹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即现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积翠轩诗集》一册,其封面英文题签标识: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9,及入藏编号“T5466/0236”,另有“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印”篆文方印一枚。《诗集》正文首页署题下亦有“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印”楷书长印一方。这表明此书在1949年1月15日(公历)入藏于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现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中文善本古籍,在沈津先生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中著录为:“《积翠轩诗集》一卷,清高述明撰。清乾隆三年高晋刻本。一册。半页八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18.4厘米,宽12.6厘米。”^①虽信息已较翔实,然仍不免有沿行旧讹之处^②。

①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68页。

②按:《积翠轩诗集》收录为《书志》第2361条,条目作“清乾隆刻本”,然书目提要则作“清乾隆三年高晋刻本”,未谙何是。且提要曰:“前有乾隆三年唐英序、乾隆三年史流馨序,乾隆四年王仕惠(按:“仕”为“仁”之误)序。末有乾隆三年高斌跋,高晋跋。”既已注意到王仁惠乾隆四年之序,则又何来乾隆三年刊刻之说?此外,此《书志》仍有些小误处,如“积翠轩”,错写为“绩翠轩”。

此诗集中有不少诗作,描绘了青海、西藏等地的西北风光,故今人不少诗选将之选录为边塞诗或军事诗类。其中尤值得关注的是战争纪事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五十九年清军两次入西藏的情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亦为文史研究者长期以来所忽视。且此诗集的作者高述明,为乾隆朝重臣高斌之兄、高晋之父,但或许由于他的早逝,其生平事迹多湮而不彰,故不揣鄙陋,考证其生平,以补史传之阙。

一、《积翠轩诗集》版本考论

《积翠轩诗集》为清康熙、雍正年间二品武将高述明之诗作遗稿。高述明在马上征战、军旅生涯的磨盾之暇,或与幕宾酬唱,或自述经历和胸臆,常形之于诗,然生前未加意收拾,手稿多散佚。在他逝世后,随行军中的次子高晋收检遗物时,“检求遗稿,收取零星片纸于革囊鞬囊中,得诗若干首,手录成帙”^①。至乾隆三年(1738),高晋兄弟“深惧夫岁月既久而尚未有以传”,故请示其叔父高斌,高斌遂邀友人唐英、史流馨、王仁惠为之序,并亲撰跋文一篇,高晋又记其始末后,才“寿之梨枣,以垂永远”^②。

此为高述明诗集初次刊刻,题曰《积翠轩诗集》,不分卷,一册,共53叶(序7叶、目录8叶、诗正文34叶、跋4叶)。卷首有唐英《积翠轩诗集叙》、史流馨《积翠轩诗集序》、王仁惠《积翠轩诗集叙》三篇序文,序后为“积翠轩诗集目录”,目录页署题“长白高述明东瞻著”、“弟斌东轩、钰其相校编”、“男坤、晋、诚、履、咸、泰、复校字”;目录后为诗集正文,正文前亦有署题,与目录页同;诗后有高斌《题积翠轩诗集后》绝句五首、跋一篇及高晋跋一篇。

至于此本《积翠轩诗集》的具体刊刻时间,由于书前扉页并无任何刊刻信息,故只有依据相关文献推定。在此本诗集的前后序跋中,除高晋的“跋”文未署日期之外,另外四人之序跋落款都署有日期,唐英所作之序文在“乾隆三年戊午长至后四日”,乾隆三年夏至日为五月初六,故此序写于乾隆三年五月初十;史流馨序文写于“乾隆戊午阳月中浣”,“阳月”为农历十月,“中浣”即泛指中旬,故此序作于乾隆三年十月中旬;王仁惠序文作于“乾隆四年己未仲春中和节”,仲春即农历二月,而中和节自唐德宗贞元五年后,多指农历二月初一,故此序当写于乾隆四年二月初一。可见三篇序文的排列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依三序文所言,皆为受高斌所托而作。高斌本人亦于“乾隆三年岁次戊午长至月谷旦”(即乾隆三年五月某日)撰写跋文一篇,略述其兄高述明的生平及《诗集》从收集到准备刊刻的情况。又高斌在乾隆五年(庚申,1740)自序其诗集时

①高斌:《积翠轩诗集·跋》,《积翠轩诗集》,哈佛大学藏本。按:此跋高斌后来收入其诗文集《固哉草亭集》卷一,题作《先兄积翠轩诗集跋》。

②高晋:《积翠轩诗集·跋》,《积翠轩诗集》。

说“前年冬,余校刻伯兄东瞻先生《积翠轩诗集》”^①,可见在乾隆三年冬,《诗集》还在编校当中。因此《积翠轩诗集》的刊刻过程大致可推测为:乾隆三年四月间,高晋兄弟请示其叔高斌准备刊刻其父诗集,高斌便力邀友人为之作序;在他人作序期间,高斌亲撰跋文、并切实地参与编校刊刻工作;直到王仁惠在乾隆四年二月所作之序到位后,才正式刊刻面世。是以《积翠轩诗集》初刻本的刊刻时间不会早于乾隆四年二月,而高家早已积极准备刊刻,或许在乾隆三年冬已完成部分刻板,至迟当在四年年底刊刻完成,故《积翠轩诗集》初刻本当以“乾隆四年”为宜。

然而,目前除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积翠轩诗集》初刻本外,该本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极为罕觐,且在民国时就难以获睹。如王绍曾先生曾指出徐世昌将《积翠轩诗集》作者写误,“书髓误作述明撰”^②,“书髓”即徐世昌《书髓楼藏书目》;又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卷六二中选“述明”诗作,在诗人小传中提及《积翠轩诗集》,亦未稔作者“述明”的姓氏,更只字未提与高斌、高晋等人的关系^③。各类书目,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清人别集总目》等所记大同小异,几乎皆曰:“积翠轩诗集二卷,清高述明撰,清乾隆三年高晋刻本。”^④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此书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后《清人别集总目》又指出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亦藏有此书^⑤。由此可见,目前国内数家图书馆所藏《积翠轩诗集》,并非是未分卷的初刻本,基本上是厘为二卷或二册的《积翠轩诗集》,且刊刻信息皆误作“乾隆三年高晋刻本”。

然则这二卷本《积翠轩诗集》是怎么一回事呢?二卷本《诗集》卷首亦录唐英序文(小篆),序后有“唐英”、“蜗寄”二印;次录史流馨序文(隶书),后有“流馨”、“纫兰”二印;再次为王仁惠序文(行楷),后有“王郎”、“仁惠”二印;跋文中亦有高斌题诗、高斌跋文和高晋“识语”,在高斌跋文后更有“斌”、“东轩”二印。

①高斌:《重编固哉草亭诗序》,《固哉草亭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5页。

②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下,中华书局,2000年,第1721页。按:王绍曾曾言其为误,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积翠轩诗集》时,依然作“述明撰”。

③按:《晚晴簃诗汇》卷六二选有《塞外》一诗,《清诗别裁集》卷三〇亦曾选录,在《清诗别裁集》中作者为“高述明”,并曰“东轩相国(即高斌)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54页)。《八旗诗话》著录作:“高述明,字东瞻,满洲人。累官总兵。有《积翠轩诗集》。东瞻为文定兄,文瑞父。”(《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97页)

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8页。按:《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曰“积翠轩诗集二卷,高述明撰,乾隆三年高晋刻本”;《清人别集总目》“高述明”条下曰“积翠轩诗集2卷,乾隆3年高晋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出版时,版本信息页亦作“积翠轩诗集二卷,高述明撰,清乾隆三年高晋刻本”。

⑤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28页。

如是看起来更古色古香,也更为正式,乍看似乎它即为原本。然而,二卷本中还多了一篇袁枚所作之序,序文开篇即曰:

癸酉岁,今官傅高公为江宁方伯,赐枚《积翠轩诗集》一编,为公先大夫东瞻先生所作。读之,不特忠爱之思、苍秀之韵夔乎莫及,而即其所引书籍,元元本本,宏富奥衍,非浅学所知……枚慕古人向秀注《庄》之义,思一一为之指所由来,而又虑所见不广,语焉不详,不足以发明渊雅,以故知难而退者屡矣。今溺苦于学者又十有四年,长夏无事,取是编熟思而广考之……凡诗中所根据者,都为表出。^①

又《随园诗话》曾记曰:“高文端公之父嵩瞻都统(按:嵩瞻,应为东瞻之误,《清诗纪事》亦沿此误)……有《积翠轩诗集》,文端公属余为注释,编上、下两卷。”^②袁枚另在为高晋之子书麟祝寿诗中亦曰:“《积翠轩诗》命讨论,当年元老爱才真”,并自注曰:“公大父嵩瞻先生《积翠轩诗》两卷,文端公命枚加注重刻。”^③由此可见,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高晋将其父诗集赠与袁枚,不知袁枚是为了向高晋示好而主动注释(如序言)还是高晋请他注释(如诗话和诗注,时高书麟为两江总督,袁枚或许为了炫耀或攀附),已难详究,疑第一种可能性更大,否则不至于拖延十四年后才注完。无论出于何种缘故,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卷的注释本《积翠轩诗集》,分卷和注释都是袁枚所为,甚至极有可能就是袁枚将之重刻。高晋赠书时已是乾隆十八年,袁枚作注更是在十四年后(乾隆三十二年左右),至于此二卷本《诗集》何时刊刻,虽亦难以详考,至迟当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晋逝世之前。

因此,以上诸家书目将二卷本《积翠轩诗集》定为“乾隆三年高晋刻本”,显然更是极大的误会。造成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诗集》的序言多作“乾隆三年”,而未细察王仁惠之序已是“乾隆四年”。或有学者已注意到王仁惠之序而认为“乾隆三年高晋刻本”有问题,便将之改为“乾隆四年”刻本,如《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积翠轩诗集二卷,清高述明撰,清乾隆四年高晋刻本”^④;更有已提及袁枚序者,然而并未详审袁枚序言的时间信息,故仍误作“乾隆四年刻”,《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曰:“积翠轩诗集二卷,述明撰……此集前有史流馨、王仁惠、袁枚诸序,后有弟斌、子晋两跋,乾隆四年刻。”^⑤后来《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二卷重刻本《诗集》时,则作“积翠轩诗集二卷,述明撰,清乾

①袁枚:《积翠轩诗集·序》,《积翠轩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42页。

②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二之“七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0页。

③袁枚:《书制府六十寿诗》,《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四,《袁枚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43页。

④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集部》,中华书局,2012年,第1278页。

⑤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02-403页。

隆刻本”^①，已较为谨慎地将此重刻本《诗集》改为泛指乾隆间。诸家之误，可能多为未及细检二卷本《积翠轩诗集》原书。至于有学者将袁枚所注《积翠轩诗稿》，列为“袁枚编选或注释的他人著作知其名而不见其书”的存目之作^②，或许更不知国内数家图书馆所藏《积翠轩诗集》二卷本的存在。

细观袁枚注本《积翠轩诗集》，所注大致如其序中所言“自经史子集、稗官野录，以至佛书仙经，凡诗中所根据者，都为表出”^③，其目的有四层：（一）“阐先贤之义蕴”，（二）“为后学之津梁”，（三）“不负昔年宫傅（高晋）所以见赐之意”，（四）“托名简端，或得同垂不朽”^④。然而，袁枚在解读《积翠轩诗集》时亦有不少问题：一是注释多重古典，而对于当时的今人今典都阙如，如《积翠轩诗集》的人名、历史事件几乎都没有涉及。二是或出于炫耀学问（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或许为了体现高述明的知识渊博，抬高高家的文化身份），有些词语本无需作注而旁征博引，如诗句“敢烦父老候江边”，袁枚拈出“父老”一词，并引《史记·冯唐列传》为注^⑤。三是故用他典或出处为注，如“萧条芳草伤春别”句，其出处或以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为宜，然袁枚用白居易《原上草》诗“又送王孙去，悽悽满别情”及《诗馀》“凄凄芳草忆王孙”为注^⑥，其意或许指向“王孙”二字，以点明高述明家族的身份。袁枚如此煞费苦心地为高述明诗集所作的注释，对于理解高述明之诗固然有很大的助益，不过一些过度阐释的行为，又难免阿附权贵之嫌。

二、《积翠轩诗集》史料价值探论

高述明早年投身行伍，历任戎行，不以著作为事，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入京见其弟高斌偶有吟咏时，还告诫说“是不急之务”，而“恺切训诫，勉以进德修业”为事^⑦，可见此时高述明对诗歌仍是抱有偏见的，他此时应尚未事吟咏，直至他再次回任永州镇标左营游击（驻守道州）时才开始诗歌创作^⑧。其诗虽未编年，但大致依照年代或其生平履历辑录，首录之《同友人吴南岐登道州城楼有怀》一诗即点明是在道州为永州镇标左营游击时所作，大致与高斌、高晋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总目·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②王英志：《袁枚评传》第七章“著作考辨·存目之作”，《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306页。

③袁枚：《积翠轩诗集·序》，《积翠轩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0册，第642页。

④袁枚：《积翠轩诗集·序》，《积翠轩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0册，第642-643页。

⑤高述明：《积翠轩诗集》袁枚注，《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0册，第649页。

⑥高述明：《积翠轩诗集》袁枚注，《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0册，第649页。

⑦高斌：《积翠轩诗集·跋》，《积翠轩诗集》。

⑧按：据高斌所述，高述明“再任湖南，公馀，与一二僚友更唱迭和，吟兴颇豪。至丁酉再归，乃笑与予言诗，竟夜剧谈，娓娓忘倦”；其子高晋亦曰：“（先公）……不务为词章。自官营道……宾僚耽风雅者往往投诗属和，自是酬唱既起，吟咏遂多。”

二人所言相符。高述明开始写诗酬唱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有馀暇，时永州地方颇为安宁，故居常无事，惟以读书吟咏打发时间；二是幕僚属和，其幕中多文士，或投赠其诗，或邀其酬唱，是以博通经史的高述明日益吟咏唱和起来。积日渐久，其诗日工，虽未“加意存稿”，但现存遗稿《积翠轩诗集》亦有140多首。

从《积翠轩诗集》所存诗来看，内容上主要有三大方面：（一）与幕僚、同僚或友人唱和诗。经常与高述明酬唱的友人有吴南岐、吴绣庵、周逊斋、许天章、倪慕椿、刘晋斋、丁青斋、杨圣与、王象先、彭玉山等人，这些人多为当地人士或宦游当地者，大多以字号称，或以官职称之者，如周明府、郑广文等，具体姓名多难详考。高述明与他们的交往，多限于一地，即高述明在道州、武冈、宜章三地辗转即与当地的士人行成了小范围的酬唱群体，其中周逊斋大概是他较为固定的一个诗歌交流对象。从高述明的诗歌来看，他们之间多半是游山玩水、诗酒往来、互相夸赞、互相安慰或赞美三地风景之类。这对于异乡人高述明来说，稍可打发闲暇时光和抚慰他的漂泊之情。（二）述怀诗，即抒发个人怀抱的诗。高述明通过写诗抒发各种复杂的感情，如异乡漂泊之情，“况值天涯蛮粤地，挥弦何处觅知心”（《邀周明府听琴不时至赋此代柬》）^①、“乍别徒悲游子泪，相思翻讶宦情真”（《寄吴南岐》其二）、“一身薄宦潇湘曲，百口谁怜跋涉哀”（《和周明府邮递赠别之作》）等；如羁旅仕途之愁，“十年魂向畏途寒”（《自道州调任武冈舟中即事》）、“宦海遭逢任转蓬”（《舟中闻迁秩口占》）、“鸿书遥下永阳滨，寥落谁怜偃蹇臣”（《偶忆周逊斋前见示诗每多抑郁之句岁暮无事有感于怀即用原韵率成二律》其二）等；另如感慨年华逝去、咏怀古人古事、思念亲友朋等。这类诗歌写出他对功名的期望、对家人的思念、对古今人事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高述明内心世界的窗口，一面他想建功立业、报效家国，一面却居闲职，是以各种情感交织，这也有助于理解后来他主动请缨西征入藏的主要动机。（三）记录行程或相关历史事件的诗歌。这一类诗歌主要反映其仕履、行程的变动，如在湖南期间的几次调动，皆有相应的诗歌记录。

《积翠轩诗集》中保存的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清廷两次进军西藏的诗歌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当时历史对照而观，甚至可以补充呈现一些更为真实的战争场面。据史料记载与学者研究，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康熙帝曾两次派兵入藏：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七年初，康熙帝为把准噶尔部逐出西藏，派清军西征入藏，遣亲军侍卫色楞、总督额伦特由西宁南下，抵藏北黑河地区，在是年七月底到闰八月间与准噶尔军队发生多次交战，后因两位将军协调不一致，以致清军被困失败；第二次为五十七年十月，授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于十二月十二日从京城出发，至五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西宁，驻守一年多，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分南、北大军入藏，至九月中旬方护送达赖喇嘛灵童

^①本文所引高述明诗，如未标注出处，则均出自哈佛大学藏本《积翠轩诗集》。以下仅随文标注诗题。

到达拉萨^①。这两次派兵,只有第一次进藏的清军曾发生过战役,而以允禔为抚远大将军的部队到达西宁后一年多,并未深入黑水,也没有与准噶尔部交战,只是负责打听情报并调查康熙五十七年的战役详情,直到五十九年四月才向西藏进军。据高斌所述及《积翠轩诗集》所记,高述明于康熙五十六年冬因保题协镇(从二品)而回京,此时恰逢清廷准备出兵西藏,便自请效命边疆,“丁酉春,兄以湖南参将保题协镇,引见,奏请自效边疆,遂奉命西征”^②。又高斌言其兄曾“两征西藏,身经血战百馀阵,勇冠三军,名播青海,历万死一生,全师奏捷”^③，“两征西藏”一语表明高述明康熙五十七年初就随军出征,至允禔等率军再次入藏时高述明又再次随行。在《诗集》中亦有相关记述,如《初到西宁有感》、《再至湟中》二诗,诗中对景物的描写有“杨花回舞雪”、“梁燕语微风”、“新桃几树”等,抵达西宁、河湟二地时尚在春季;至夏五月,行军到达塞外,《塞外》诗曰“五月犹飞雪,三春未见花”。另据《抚远大将军奏议》“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奏告五十七年的战争情况时引“参将舒明”^④语曰,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中旬起他们与准噶尔军队惨烈交战一百多天:

七月十六日至齐伦果勒,是夜贼来,将我军马赶去百馀匹……十九日夜间来有贼兵二千馀名,袭击我营,自四更时分,战至日午,贼始退去……二十九日与贼交战……八月初五日,贼匪探知留后兵丁将到,即由后山前往截战,至参将冯秀、守备李有宁阵亡,饷驮大半被劫。于是将军派我带兵二百名渡河,前往迎敌,将贼之蓝囊兵一支击退,将饷驮夺回……自此贼兵每日前来攻营……闰八月初一日,贼匪忽由两边山内下来,将距营十数里地方所放马匹赶去,并将看马夫役亦皆掳去。我军马匹缺乏,粮饷均不能接济,饥迫难守,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夜间,出营旋回。拟将粮米迎退,渡过哈喇乌苏……自闰八月二十日以来,我军马缺饷绝。^⑤

此奏中“参将舒明”汇报的战争场面,高述明在诗中亦有一定的描写。如《黑水军中》二诗,“绕壁胡儿骑几群,胡笳胡语不堪闻。通宵羯鼓浑惊鸟,尽日征尘欲遏云。事去自遗千古恨,将来谁吊战场文。可怜枵腹从军士,倚剑旗门日又曛”,“路历千山险,身经百战场。珣弓宵逐月,宝剑晓侵霜。矢尽犹转戟,餧空

①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第85-91页。

②高斌:《先太夫人李太君家传》,《固哉草亭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41页。

③高斌:《积翠轩诗集·跋》,《积翠轩诗集》。

④按:此奏中所言“参将舒明”,据查,乾隆年间有一清军将领曰舒明(?-1762),雍正四年(1726)三甲第189名进士,蒙古正黄旗人,乾隆间官至参赞大臣。核其仕履与生平,与此处之“参将”不符。疑此“舒明”极有可能即(高)述明,或如《奏议》题记所言,奏议原为满文,翻译为汉文时译者可能将“述明”误译为“舒明”。而高述明在入藏前恰为“参将”(宜章营参将)衔,极有可能以原衔入军。

⑤王钟翰辑:《抚远大将军奏议》,《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178-179页。

复裹疮。势危思效命,力竭敢辞铍?”诗语中所言清军被准噶尔兵围困营地、从早到晚提心吊胆地准备战斗以及清军饥饿交困的情景,与“参将舒明”所言匈奴被劫、贼兵每日前来攻营等极为相似,诗语则更为惨烈地写出了清军的悲壮,即便是弹尽粮绝,饥病交逼,他们为了报效朝廷,弓箭没了就用刀戟拼刺,身体受伤就裹好疮口力竭而战。而“我军马匹缺乏,粮饷均不能接济”数语更是对高述明“充饥唯弩革,代步倚鼈牛”(《沿途杂咏》)一句的极好注解,在战争中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能吃顿饱饭,战死也无所谓,“苦甚征尘边塞士,犹思聚米画尊前”,是以最后在一次抢粮米的战役中,主将额伦特被枪击阵亡、色楞被俘,后清军士兵多被送回西宁^①。

至允禔率军赴西宁后,高述明又归其麾下,《诗集》中有《将军出猎西海》诗,以记当时生活。直至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清廷正式颁封新胡必尔汗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并派满汉官兵及青海蒙古之兵送往西藏。允禔率军自四月二十二日在西宁启程,至六月二十日抵达木鲁斯乌苏,等待清将“平逆将军”延信的到来,两军会师后,交由延信护送六世达赖喇嘛灵童入藏,至九月十四日方到达拉萨^②。据《诗集》中《送胡图克图还藏》、《答人问藏中风景》、《病中望藏柬友》、《冬日自藏凯还道中即事》等诗来看,高述明完整参与了清军护送灵童入藏的整个行程,并在拉萨时因病而稍作休整,在十一月底左右从西藏凯旋返京,以行程算来,当在康熙六十年春返回京城^③。

由此可见,高述明用诗歌纪录了他们当时的恶战场面及军队的困境等等,这对进一步了解那场战争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此外,护送六世达赖喇嘛灵童入藏的纪程诗,记录了沿途塞外异域风景及当时拉萨附近的风俗民情等,也颇有史料价值和民俗研究价值。这也是为何在今人的边塞诗或军旅类诗选中,高述明的一些诗歌得以频频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积翠轩诗集》艺术特色略论

高述明之诗,亦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主要有四点:(一)律法精工,对仗严整;(二)用典精微,如盐入水;(三)不事雕琢,语出自然;(四)感情诚挚(悲壮沉痛),以生命写诗。

在现存的140多首诗中,九成以上的诗歌为七言律诗,偶有一些七绝、五

①王钟翰辑:《抚远大将军奏议》,《清史资料》第三辑,第179-182页。

②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第87-89页。

③按:高斌言“己亥春,兄还自藏”一语颇有问题,因为己亥年为康熙五十八年,高述明若在此年春归京城,一则与其《诗集》所写之纪录相关经历的诗歌不合,如《将军出猎西海》乃是纪录允禔狩猎的场景、《送胡图克图还藏》乃是护送灵童入藏之事,这些都是康熙五十八年春后之事;二则与他本人其他记述矛盾,如言其兄“两征西藏”,若是康熙五十八即回京,又何来“两征西藏”?疑高斌写此语时,据高述明回京事已时隔十七八年,因记忆模糊而有误,高述明当是在康熙六十年春回京城。

绝,极少五律和古风,不知是他的刻意选择还是跟他的喜好、擅长相关,又或者出于七律的体裁容量的考虑。是以其诗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律法精严,对仗工整,且有不少佳句,如“风入柳梢紫别绪,雨来花径冷残红”(《暮春有怀》)、“药物倩谁收马渤,微名笑我类牛蜗”(《漫兴》)、“因闲养就耽幽癖,多病裁成济世方”(《自遣》)、“梦魂犹绕三更月,鬓发何堪五夜霜”(《早行》)、“只谓此生常傍鬼,岂知今日又逢人”(《人日塞外马上口占》)、“拥来败絮惭儿子,归去牛衣愧老妻”(《感怀》)等等,此类诗句在诗集中俯拾即是,对仗极为妥帖且自然。

有时即便是化用典故也如盐入水,了然无痕而自有其味。这就又形成了其诗的另一个特点,即用典。其弟高斌、其子高晋皆言高述明博通经史,在诗句中娴熟地化用典故自是其学问的体现之一。如《自遣》诗曰“因闲养就耽幽癖,多病裁成济世方”,耽幽之癖,林泉之乐,本是文人高士的一种出世姿态,杜甫亦曾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而“多病”一句,其源头当是化自《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一语而来,袁枚在注释时另用“陆贽”之典:“陆贽贬后,杜门谢客,惟留心济世药方,纂辑成卷,见本传。”^①这两句诗,一句是出世之意,一句是入世精神,然而高述明主观上并非想出世,而是因为闲闷无聊的无奈之举;他本意是想积极用世,却又因搁闲而多病,欲一展抱负而不能,又是无奈之极。是以这两句诗语虽然化用不少典故,却又极为微妙地将其纠结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态、无奈情绪展露无遗。后来袁枚在注释《积翠轩诗集》时,更是对高述明诗语中的典故或文辞出处的阐释发挥到极致,有时虽不免有过度之嫌,不过其本意或许仍是要体现高述明博通经史的一面,以迎合高述明子孙的欢心。

再则,诗歌用语自然鲜活而又情感深厚,尤其是个别诗句乍看起来像是大白话,但其中寄寓深情而极为妥帖自然。如《示三弟》一诗有句曰“与君一世为兄弟,今日相逢第二场”^②,此诗是写给其三弟高钰的,泛泛来看,表达了兄弟聚少离多之情。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们兄弟间的真实写照,其父高衍中辞世时,高钰才九个月大,高述明此时守孝在家,可能与他这位三弟有过短暂的相聚,但此后高述明便从军入伍,一直在外奔波,康熙五十一年虽曾入觐,可能时间短暂而很快返回湖南,直到康熙五十六年再次赴京,时高钰为康熙帝扈从,他们兄弟才再次在京城相聚。简单的14个字,既道出了兄弟睽违的实况,又深层地表达了兄弟再见时的欣喜之情和无限的人生感慨。不过,后来袁枚在诗话中却将此诗“嫁接”为《赠弟斌》,并曰“想见勋贵家‘国尔忘家’之义”^③,不知是袁枚故意误读还是晚年记忆有误,以夸赞高氏兄弟的报国之心,表现出对高家的钦慕赞誉之情。

此外,又如《塞外》一诗:

五月犹飞雪,三春未见花。炎风初解冻,夏草渐萌芽。画角寒声迥,

①高述明著、袁枚注:《积翠轩诗集》卷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0册,第668页。

②高述明:《积翠轩诗集》卷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0册,第670页。

③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二之“七九”,第420页。按:其后法式善《八旗诗话》亦抄撮此语。

旄头白气斜。楼兰如未斩，不敢顾身家。

此诗用语极为简单，若仅看前四句，或许还有些异域的独特风光，然实则前六句颇为形象地描绘了塞外初夏时天寒地冻的气候状况，其中五六句“画角”、“旄头”二词将诗意荡开，既点明其军人身份，又将前面所述景象顿时变成恶劣环境，七八句则抒发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及“不斩楼兰逝不还”的军人气概和决心。在高述明140多首诗中，沈德潜所编《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选其诗二首、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选其诗三首，此诗都选入其中，可见在选家们看来此诗是高述明最为突出的代表作。此诗被选入《清诗别裁集》时，沈德潜则将其改为：“云暗难分骑，沙深欲陷车。炎风初解冻，夏草渐萌芽。义勇心能一，尊严令不哗。楼兰犹未斩，那敢顾身家。”^①首联、颈联已完全撤换，尾联亦改换二字。这看起来似乎更切合塞外行军之旨，然而高述明首联“五月”、“三春”，看似无心，实际上表明行军的历时之久，及一路只见雪花不见草木之花的荒凉感；又颈联被改成议论句，亦显得突兀。是以此诗被沈德潜改动后，原诗那种一气流转的自然之态已荡然无存。

此外，或许由于高述明长期从军，漂泊在外，故诗中多离思伤感之愁。尤其是在征藏战役期间，其所作诗多慷慨悲壮，甚至是将生命付之于诗句。如《沿途杂咏》组诗，其一曰：“夜对银河北斗星，抚躬不禁泪飘零。无颜此日朝金阙，有恨何时雪虏庭。月到三更鬼遥哭，风过一阵血犹腥。此身不是从前样，半是浮沤半水萍。”战后余生的高述明，孤身怅望星空，风声呜咽，似夜半鬼哭，风里面还夹杂着战后的血腥味，他感慨的不是自身的飘零，想到的是王事靡盬，是尽忠报国，然而他眼见身边的战友忽然倒下，想到自己或许也会在某次交战中遭遇不幸，是以沉痛之情跃然纸上。唐英曾将之与杜甫相比，认为在具体的战争诗中高述明更胜一筹，“少陵作诗，于当日之行军用师，往往料敌决算，洞若观火……世谓子美以诗人而饶将略。嗟乎，子美特袖手言之耳。令子美身提一旅之师，亲历炮声雷轰、箭锋雨集之际，磨盾草诗，淋漓泼墨，当更感激悲壮”^②，此固然是拔高赞誉之语，但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高述明在战火中写诗的悲壮之气。

四、高述明生平考略

高述明家族在乾嘉时由于各种原因成为当时的外戚显贵，但或许因为他的早卒，史料对其记载极为简略，如《清史稿·高晋传》仅附带地说“父述明，凉

①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54页。

②唐英：《积翠轩诗集叙》，《积翠轩诗集》。

州总兵”^①。此外,在一些诗歌选本或诗话中略有小传^②,其中《八旗诗话》所载最详:“高述明,字东瞻,满洲人。累官总兵。有《积翠轩诗集》。东瞻为文定兄、文端父。盛年励事戎行。官湖湘日,喜与文士游,唱和极富。”^③亦不过如此。至今人研究,尚乏专门论述,多在一些军旅、边塞类的诗歌鉴赏中略有介绍^④,而作者简介与清人所记基本类似,或加一模糊用语“生卒年不详”,偶有涉及高述明生卒年者,如《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根据“《积翠轩诗集》唐英序”定其卒年为1723年^⑤,已是对高述明生平研究的一大进步。

然而,对于高述明的具体生卒年及大致生平事迹,总体上仍是较为模糊的。事实上,其弟高斌在《积翠轩诗集》跋文中已略作勾勒,据高斌言:

壬辰入觐……再任湖南……丁酉再归……嗣以屯驻边陲,两征西藏,身经血战百餘阵,勇冠三军,名播青海,历万死一生,全师奏捷,圣祖深加恩奖。旋擢总镇兴汉,继调凉州。癸卯秋八月,以旧创复作,卒于红罗山军次。^⑥

另在其母传记中亦有一节更为详细地叙述:

壬辰夏,伯兄以永州游击举卓异入都。一日,从容请藏甲入行装。太夫人正色曰:“我自有所用。”兄默然将行,斌复代请,呵止之。丁酉春,兄以湖南参将保题协镇,引见,奏请自效边疆,遂奉命西征。家人先驰归告太夫人,太夫人喜动颜色,即起,立命取藏甲置中庭。兄自外至,太夫人手胄迎,谓曰:“儿来前,汝父生平怀忠报国,不幸早逝,重费制此甲,我珍收三十年,正为今日之用。儿敬服为军锋,毋忘父志!”兄流涕跪受。命西征入藏,克自淬厉,备历艰贞,全师奏凯,由太夫人之教也……己亥春,兄还自藏,圣祖仁皇帝深加奖劳,赉赐太夫人甚厚。癸卯,兄镇凉州,恭遇世宗宪皇帝覃恩,诰封一品夫人。^⑦

此段文字,一定程度上解答了高述明壬辰夏(康熙五十一年,1712)、丁酉春(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次入京的缘由、入京前的职务及主动请缨西征西藏等问

①赵尔巽:《清史稿》卷三一〇“高晋传”附,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34页。

②按:如《清诗别裁集》载:“高述明,字东瞻,奉天人。东轩国相兄,官至凉州总兵。”《晚晴簃诗汇》曰:“述明,字东瞻,满洲旗人。历官甘肃平凉镇总兵。有《积翠轩诗集》。”此外如《熙朝雅颂集》等书,所载大致类似。

③法式善:《八旗诗话》,《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97页。

④按:如《历代军旅诗选》、《中国历代军旅诗赏析》、《中国古代军旅诗词选注》、《古代军事诗歌选注》及《边塞军旅诗派精品赏析》、《历代边塞诗词选析》等诗选著作。

⑤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64页。按:事实上,唐英序文据高斌跋文而来。近来由沈津先生主编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积翠轩诗集”的提要中亦将其卒年定为“雍正元年八月”。

⑥高斌:《积翠轩诗集·跋》,《积翠轩诗集》。

⑦高斌:《先太夫人李太君家传》,《固哉草亭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第540-541页。

题。然而,“永州游击”、“湖南参将”又具体指何职,何时任职,仍需进一步探讨。

关于高述明如何从军、何时入仕,已难详究。据高述明诗曰“廿载江湖淡客情,片帆仍复指前旌”(《由武攸升任宜郴携眷舟行即所见述怀》),此诗作于康熙五十四年,故廿载之前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左右,又其父高衍中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①,依制需守孝三年(清人一般为二十七个月),故高述明极有可能在康熙三十四年服阙后离家从军。不过,高斌在康熙四十四年作有一诗《供职内庭,寄呈伯兄东瞻先生,时任西宁游击》,时高述明已为西宁游击。西宁镇,为甘肃四镇之一,分西宁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五营,每营游击一人。据载,西宁镇标左营游击“述明,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四十一年任”^②,其后任者金安民,康熙四十九年任,也就是说高述明从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九年(1702-1710)这九年时间内,都任职西宁镇标左营游击。又据志书载:永州镇标左营游击“述明,道州左营,满洲镶黄旗人,四十九年任”^③,是以高述明自康熙四十九年西宁离任后,调任为湖广永州镇标左营游击。康熙九年(1670),永州改协为镇,设永州镇标中军游击管中营事,另有左营游击、右营游击。其中,永州镇标左营游击设在道州,“康熙九年改协为镇,改道州城守参将为永州左营游击,仍守道州分汛”^④。这也就是说高述明任职的永州左营游击的军衙在道州,是以高晋言其父曾官营道(道州)。在道州任职五年,期间,于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因授卓异进京入觐。直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调任武冈营游击,“述明,康熙五十三年任”^⑤。武冈营游击任职一年多后,升任宜章营参将,即高斌所谓的“湖南参将”。宜章营参将,设于顺治十年(1653),“述明,(康熙)五十四年任”^⑥。其被擢升的时间约在康熙五十三年秋,时有《舟中闻迁秩口占》一诗以纪事;直至康熙五十四年清明后才离开武冈去宜章,在去宜章的舟上作有《由武攸升任宜郴携眷舟行即所见述怀》一诗以抒发廿载漂泊之情。

①按:高斌言“先公以康熙壬申年见背”(《三弟其相行状》,《固哉草亭集》卷二)。康熙壬申,即康熙三十一年,即高衍中卒于康熙三十一年。

②杨应琚纂修:《(乾隆)西宁府新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6页。

③《(道光)永州府志》卷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4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

④陈宏谋等纂修:《(乾隆)湖南通志》卷七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7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86页。

⑤陈宏谋等纂修:《(乾隆)湖南通志》卷七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7册,第589页。又《(同治)武冈州志》卷四(《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54册,第258页)亦载,惟“镶黄旗”误作“正黄旗”。

⑥陈宏谋等纂修:《(乾隆)湖南通志》卷七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7册,第580页。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保题协镇”^①,即意味着由正三品的参将升为从二品的协镇。高述明于是年中秋左右启程回京,至是年腊月方到京城,作有《丁酉腊月再回京示二弟》、《示三弟》二诗以纪之。时恰逢清军征战准噶尔,是以高述明“奏请自效边疆,奉命西征”^②。不过,其宜章营参将的职位、职衔或许依旧保留,因为继任者张可才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方才接任宜章营参将^③。高述明便于康熙五十七年初从京师出发,三月左右到达西宁,五月到达塞外,其后到黑水,七八月间与准噶尔部发生数次惨烈的交战,后因主将色楞等兵败而退回西宁。至允禔率军赴西宁后,又归其麾下。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后参与护送灵童入藏,在十一月底左右从西藏凯旋返京,以行程算来,当在康熙六十年春返回京城。

回京城后,因他在两次西征中的表现,论功行赏,由参将擢为兴汉镇总兵官(正二品),“述明,镶黄旗满洲,康熙六十年任”^④。后又调为凉州镇总兵,然则高斌一曰“继调凉州”,又言“癸卯,兄镇凉州”,癸卯年,为雍正元年(1723),高晋亦曰:“初镇兴汉,寻调镇凉州。”那么高述明到底哪一年调任凉州镇总兵呢?据《(乾隆)武威县志》载:凉州镇总兵,康熙二年改设,“述明,满洲镶黄旗,康熙六十一年任”^⑤。又高斌言“壬寅春正月,伯兄东瞻先生自兴汉镇手书”^⑥,壬寅,即康熙六十一年,则是年正月高述明仍然为兴汉镇总兵。是以高述明当是在六十一年春后由兴汉镇总兵调为凉州镇总兵,雍正元年八月卒于军次。

至于高述明年寿几何,高斌、高晋皆未明言,其他史料更乏记载,唯高斌《伯兄东瞻先生寄示征藏诗囊,敬赋一律》有句曰:“五十成名千遍死,两番征藏一囊诗。”^⑦高斌此诗系年为辛丑(即康熙六十年),高述明第二次进藏,已是康熙五十九年九月下旬,其诗囊寄回京城或已至康熙六十年。又高斌在几处都提及其兄征藏中如何功名显扬,故“五十成名”若为实写,即康熙五十九年高述明为五十岁,则高述明当生于康熙十年(1671)。若诗语乃举其整数约言之,则

①高斌:《先太夫人李太君家传》,《固哉草亭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第541页。

②高斌:《先太夫人李太君家传》,《固哉草亭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第541页。

③陈宏谋等纂修:《(乾隆)湖南通志》卷七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7册,第580页。记载曰:“张可才,陕西长安人,五十九年任。”

④李国麒纂修:《(乾隆)兴汉府志》卷一三,《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4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⑤张昭美修:《(乾隆)武威县志·官师志·武秩官》,《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39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16页。

⑥高斌:《勉二姪三姪读小学兼寄诸子》“题记”,《固哉草亭诗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第565页。

⑦高斌:《伯兄东瞻先生寄示征藏诗囊,敬赋一律》,《固哉草亭诗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第565页。

高述明生于1671年左右,生卒年约为1671-1723年。

五、结论

高述明诗作遗稿,乾隆四年时由其子高晋刊刻为一册未分卷本《积翠轩诗集》,至乾隆三十二年,袁枚为之作注,分上下二卷,再次重刻刊行。遗憾的是,初刻本《诗集》如今在国内几乎绝迹,目前仅在海外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存有一本;国内所见者,则是乾隆三十二年后由袁枚注释刊刻的两卷本《积翠轩诗集》。在《积翠轩诗集》中,其内容非仅友朋酬唱和自抒怀抱,不少诗歌颇具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康熙五十七年清军征战准噶尔的战争诗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战争场面,艺术上亦有一定的特色。

此外,高述明以内务府包衣出身,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干成为官居武职二品的总兵,二十多岁从军入伍,其后一生戎马倥偬,历任西宁游击、永州左营游击、武冈营游击、宜章营参将,康熙五十七年初主动请缨随军出征西藏,先后两次入藏,后于康熙六十年春方回到京城,擢为兴汉镇总兵,后调凉州镇总兵。他是高氏家族第一位赢得诰封荣耀的人,高斌、高晋等高家子弟深受其精神影响,为高氏家族的日后兴盛做了铺垫。由于相关史料记载极为零碎而简单,故对其生平略作梳理,一定程度上亦可补史传之阙。

【作者简介】陈圣争,文学博士,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